

上癡的花

先生的醫院位在大佛眷顧之地，可能是佛祖庇佑，他發病時在雜貨店閒聊，幸而得以直接通報救治，我選擇一般的健保病房，沒住單人房原因是，健保房有個優點，在此各床家屬有時能彼此扶助，至少還有幾雙眼睛在。

竟也意外在陪病的過程中見證了一朵花卉的開落。

一位年輕護理師雖熱心但常被警告，比如她特地去台中幫住院很久，很想吃芋圓的病人買芋圓，但芋圓台語和救護車「歐伊」很像，是禁忌。

好幾次醫師和阿長（護理長）要責罵她都被我護住，「抱歉長官，呆頭（我幫她取的綽號）沒有惡意！」

前陣子有位癌末病人入住，她原本美麗高挑卻因病暴瘦。與家屬一聊得知她職業是花藝師，所以我們叫她花姐。有些人真的註定生來要吃這行飯，花姐的氣質像清麗的花瓣一般妍麗，可惜，病房不能擺花，我們只能從照片來欣賞她超凡的手藝。

中秋節，民間俗稱病人的關卡，忽然間她狀況急轉直下，十天而已，她精緻的臉遭到荼毒，全罩式高壓氧像壓路機碾斷五官線條。她先生苦苦懇求不要束縛手腳並拿掉面罩，但醫師說一拿掉就有生命危險堅持不允，旁人和護理師們也都愛莫能助。

「花姐，妳如果能醒來，也許我們就能幫妳把面罩撤掉……」

「呆頭，妳又在亂講些什麼？」護理長質問。

「我、我只是想，要是她狀況能好一點，也許就不用戴高壓氧了，對她很折磨……」

「這不是我們能決定的，妳很熱心，但我說過的妳都忘了嗎？」

「報告學姐，我記得。」

我們和呆頭仍常跟花姐說話，奇怪的事發生了，花姐情況竟有起色，但醫師仍未點頭，呆頭與家屬整天愁眉不展。

有天病房傳出陣陣歡笑，我和先生一看傻住了，花姐身上竟只有基本的氧療跟生命檢測，正跟她家屬還有呆頭輕鬆聊天著。但呆頭看我的眼神明顯在心虛。

「花姐，醫師不是說妳這樣會有危險？」我說。

「其實我很清楚自己狀況，我不想多做那些無謂的治療了，你們知道嗎，一個人就算昏迷還是能意識到痛，我更不想在身上插一堆管線，把自己弄得像超級電腦似的，我可是氣質花藝師呢！」

病人若可清醒表達自己意願，大家都得尊重。

皮膚異常冰冷，血液流動緩慢是臨終徵兆。但她滔滔不絕分享著帶隊出國參加花藝競賽的趣事，突然她感嘆，要是能再聞聞花朵的芬芳就好了。

呆頭默默離開，幾分鐘後她拿著塑膠袋出現，裏頭裝了各色的雞蛋花。

「花姐，抱歉，醫院旁邊只剩這個還在開，我撿了白色，紅色，黃色。」

花姐很開心，靜靜地聞著，然後微笑看著我們，也向我逐漸康復的先生微笑、祝福。

「謝謝。」

生命徵象突然全面下降，她像雨後花瓣永遠離開枝葉了。